



LUNA BENAMOR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卢娜·贝纳莫尔

——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黄育馥 文平 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庆出版社

1186
LUNA BENAMOR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卢娜·贝纳莫尔

——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黄育馥 文平 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 /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LUNA BENAMOR
BY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本书根据美国波士顿JOHN W. LUCE & COMPANY
1919年英文版转译

责任编辑 刘世龙
封面设计 彭 广
技术设计 费晓瑜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黄育熊 文平译

卢娜·贝纳莫尔——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3.75 插页5 字数75千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66-1768-2/I·332

定价：4.60元

内 容 简 介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西班牙作家,又是著名政治家和民主共和运动领导人。本书是他的短篇小说选。

第一篇《卢娜·贝纳莫尔》描写到澳洲赴任的西班牙年轻领事阿吉雷途经直布罗陀时与美丽的犹太姑娘卢娜·贝纳莫尔不期而遇,相识、相恋、相分离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在民族偏见、宗教差异、世俗陋习的大墙面前,爱情力量的微弱渺小。其它六个短篇,或描绘作者故乡巴伦西亚的风土世情,或状写破落贵族、囚犯、妓女的生活,以犀利的笔锋透射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体察洞观。

作品注意氛围的烘托和细部的渲染,行文亦庄亦谐,既有冷峻的铺叙,又有含泪的微笑,情节推进往往于平缓中见突兀,收意料外情理中之效,在让你领略西班牙社会生活各侧面的同时,也品味出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内蕴及深切同情弱者的慈悲心肠。

目 录

卢娜·贝纳莫尔.....	(1)
癞蛤蟆.....	(61)
怜悯.....	(70)
享乐.....	(79)
狂犬病.....	(84)
横财.....	(95)
最后一头狮子	(104)

卢娜·贝纳莫尔

路易斯·阿吉雷在直布罗陀一住就是一个月左右。他到达那里后打算立即乘船赴大洋洲，因为他即将出任驻澳大利亚领事。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旅行。在那以前，阿吉雷供职于马德里，在外交部下属的一些部门工作，或者辗转于法国南部的几个领事馆。领事馆分设在一些环境优美的避暑胜地，那里，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是连续休假。阿吉雷的家族按传统历来是从事外交工作的，他作为这个家族的后代，受到权势人物的保护。他的父母虽已离开人世，但他的许多亲戚及家族的声望帮助了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阿吉雷家族的情况在国家的档案里都有记载。作为一个25岁的领事，他有着第一次走向独立生活的大学生所怀有的种种幻想。他准备乘船远航，他认为，以前的所有旅行都没有什么意思。

直布罗陀是个让人感到不协调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一个不同人种和不同语言的混合体，这便是阿吉雷正在通过旅行寻找的遥远外部世界给予他的第一印象。在最初的惊异中，他开始怀疑这片伸进公海的布满岩石并飘扬着外国旗

帜的土地，还是不是自己国家的半岛的一部分^① 阿吉雷站在峭壁一侧，越过宽阔的蓝色直布罗陀湾远眺：海岸上蜿蜒着玫瑰色的山脉，拉利内阿、圣罗克和阿尔赫西拉斯的许多色彩鲜艳的居民点镶嵌其间——这种鲜艳色彩便是安达卢西亚地区^② 的城镇所特有的一种明快的白色。只有当阿吉雷凝望着这一切，他才确信自己仍然是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但是，座落在海湾周围的这片马蹄形土地边缘的各个居民区，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塔里法角^③ 到直布罗陀大门，人种是清一色的；人们说的是含有悦耳颤音的安达卢西亚方言；宽边帽随处可见；妇女们披着齐胸的大面纱；她们闪亮的头发上别着花朵。但是在海湾东部沿岸一带的多山地区，山顶上却飘扬着英国旗帜。这里，不同肤色的人混杂，语言五花八门，服饰各异；印度人、穆斯林、英国人、希伯来人、西班牙走私者、身着红色外衣的士兵、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员等，全都挤住在这个要塞的狭窄区域内，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他们注视着这个国际性“羊圈”的大门，随日出的信号开启，又在日落的隆隆炮声中关闭。这幅图画由于其色彩和动势的混和而富有生气，而作为这幅图画的框架——绵亘的山峰、非洲的高地及摩洛哥的山脉——延伸至直布罗陀海峡对岸遥远的地平线上；近处是拥挤的海上大道，在它的蓝色航路上，各个民族和挂着各国旗帜的重载船只来来往往，穿流不息，横渡大西洋而来的黑色轮船在船后翻起一片浪花，驶向那诗情画意般的东方的各个港口，或是在苏伊士运河中破浪前进，西后消失在广阔无垠的

① 直布罗陀位于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狭窄半岛上。——中译注

② 安达卢西亚系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区域。——中译注

③ 即马罗基角。——中译注

太平洋上星星点点的小岛后面。

在阿吉雷看来，直布罗陀好比是前来迎接他的遥远东方的一个破碎的部分；它是硬被人从其所在的大陆拧下来的一个亚细亚港口，好不容易漂洋过海，搁浅在欧洲的海岸边，仿佛是生存于遥远的异国他乡。

阿吉雷下榻在位于皇家大街的一个旅馆里。这条大街弯弯曲曲，盘山而上。它像是城市的脊椎，一些上行或下行的较小的街道，就像许多细线一样，通向这条主要干线。每天早上，阿吉雷都被预报日出的炮声惊醒，这是一种现代火器开炮时所发出的枯燥乏味和刺耳的声音，但却没有老式大炮开炮时产生的那种回声。墙壁震动了，地板颤动了，窗玻璃和窗帘也抖动了。稍后，大街上的嘈杂声开始传过来，并逐渐增大；那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发出的声音，数以千计的脚步声此起彼伏，还有那低低的嗡嗡说话声沿着尚未开门的和静悄悄的建筑物传开去。这声音来自拉利内阿的做零工的西班牙工人，他们正在去兵工厂上班的途中；而来自圣罗克和阿尔赫西拉斯的农民则为直布罗陀人运来了蔬菜和水果。

天色仍然比较暗。西班牙海岸附近的天空也许是蓝色的，日出时的霞光把天边的雨染成了金黄色，从而也开始给地平线镀上一层色彩。在直布罗陀，海雾在峭壁的上方聚积变浓，形成了一个深灰色的伞状物，把城市覆盖起来，把它笼罩在自己潮湿的阴影下。用濛濛细雨淋湿它的街道和房顶。在这不肯散去的雾雨下面居民们十分沮丧；雾雨就像一顶丧帽，紧紧地扣在山顶上。它仿佛是古英格兰的幽灵，这幽灵飞越滚滚波涛，前来监视被它征服的土地；直布罗陀的雾雨大概是伦敦上空的一块浓雾，蛮横无理地抢在温暖的非洲海岸

之前，在这里占了一块地盘，而非洲海岸才是太阳的故乡。

早晨提前来到了。海湾上空那明亮的、直射下来而未受到任何遮拦的、黄蓝相间的阳光，终于得以穿过直布罗陀的居民区，照射到狭窄街道的最深处，驱散了聚积在林荫路树梢上方和沿海岸生长的松树上的雾气。种植这些松树，是为了把建于最高处的防御工事隐蔽起来；阳光也使停泊在港湾阴暗处的一大片灰色的军舰和海岸炮兵阵地的大部分黑色大炮露出了本来面目；即使是那些凿在峭壁上的阴森的射击孔，也未能逃过阳光的照射。那些射击孔把神秘的防御工事暴露无遗，它们是人们用老鼠打洞般的辛劳在岩壁的中心部位建成的。

在街上一片闹哄哄的嘈杂声中，阿吉雷再也无法入睡了。他来到旅馆的大门口，此时的大街像往常一样，由于商业活动的喧闹和纷乱，已处于超负荷的劳累之中；过往行人也太多了；除了全城的居民外，还有停泊在港湾的许多船只的船员和旅客。阿吉雷也一头扎进这来自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所组成的闹哄哄的人流中，从靠近海边的地段步行到地方长官的宫殿去。就像他微笑着断言的那样，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英国人。阿吉雷以西班牙人天生具有的适应异国习俗的能力，竭力模仿直布罗陀的英国居民的一举一动。他为自己买了一个烟斗，头戴一顶旅行帽，卷起了裤管，手提一根短手杖。就在他到达的那一天，甚至在那一天的黄昏来到之前，整个直布罗陀的人就已经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和要到哪里去了。两天以后，商店老板便开始从他们的店里向他打招呼致意了，而那些在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开始之前就聚积在狭小操场上的游手好闲者，则向他投去友善的目光，这目光是在一个无密可

保的小城市里向陌生人打招呼时通常可以见到的。

阿吉雷沿着街中心往前走，以避开往来的轻便带篷四轮马车。烟草商店挂出了绘有各种图案的花花绿绿的广告牌，这些图案被商店用来作为其商品的商标。在橱窗里，一包包的烟堆积起来，就像许多砖块放在那里，还有一些巨大的、不能抽的雪茄烟，包在锡纸里，宛如一根根香肠，闪闪发光地展示着它们那夸张到近于荒唐的尺寸；而希伯来人开的商店却没有任何装饰，透过这些商店的店门，可以瞥见塞满一卷卷丝绸和丝绒的货架或挂在天花板上的华贵的丝带。印度人开的商店充斥着街道，他们出售带有异国情调的、多姿多彩的珍品：绣有令人生畏的神和梦幻般动物的衣服；荷花与极为稀奇古怪的图案配合在一起编织而成的地毯；具有华美色彩，但却难以明确界定它们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女裙衫；绘有喷火怪物的陶瓷罐子；极为精巧细软的琥珀色披肩；在已改为陈列柜的小橱窗里，陈列着来自远东的各种小装饰品，有银制的、象牙制的或乌木制的；白牙长长的黑象、大腹便便的如来佛，用金丝银线镶宝石制成的细工饰品、神奇的护身符、以及从剑柄到剑尖都雕刻有花纹的短剑。过了这些靠非法买卖为生的自由港的商店，便是犹太人开的各种糖果点心店，具有某种西班牙特色的咖啡馆也几乎随处可见，那里放置有大理石桌面的圆桌，多米诺骨牌的磕碰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缭绕的烟雾，有人在高谈阔论，并不时伴有激动的手势；另一些店铺颇似英国的酒吧，一些冷漠的顾客聚在那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闷酒，除了他们的鼻子越来越红以外，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表情。

从街心通过的还有身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人，就像在进行

一场化装舞会，阿吉雷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欧洲其他城市均未见过类似场面。街上有不少摩洛哥人，他们中有些人披戴着宽大的、带头罩的白色或黑色披肩，这种低垂的披肩，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是一些修道士；另一些人穿着肥大的裤子，腿肚以下部分裸露在外，除了脚上的一双宽松的黄色拖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未遮掩的了，他们的头上缠着一团穆斯林常用的头巾。他们是来自摩洛哥丹吉尔地区的摩尔人。这些摩尔人向此地供应家禽和蔬菜，他们把钱放在用带子缠绕于他们腰间的绣花皮钱包内。从摩洛哥来的犹太人则是一身东方打扮，他们身着丝绸外衣，头戴牧师那样的无边小帽，挂着手杖、拖着毫无生气的、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难为情的肥胖身体，慢吞吞地从街上走过。细高个子、脸色红润的要塞守备部队的士兵们，在行进时用靴子重重地踏在地上，形成了有节奏的回声。他们中有些人穿着咔叽布军服，面带战场上的军人所具有的那种沉着冷静的表情；另一些人则身着通常的红色外套。许多人头戴白色头盔，其中有些头盔还染有黄边儿，另一些人戴的则是普通的军帽；军士胸前的红色条纹很显眼，其他军人腋下夹着象征着权力的细小的短杖。从许多人的上衣衣领中伸出来的，是英国人特别细长的脖子，就像长颈鹿一样，脖子正面的喉结显得很突出。很快，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一片白色，许多戴着雪白臂章的人踏着富有节奏感的步子，蜂拥而来。这是头戴白军帽的水兵的队伍。停泊在地中海的军舰上的军官，批准舰上人员上岸休息游玩，于是大街上很快就挤满了容光焕发和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小伙子们，他们的脸由于阳光的照射，变成了古铜色。蓝色的衣领后面，可以瞥见裸露的脖子和胸的上部，他们的

裤子下半部分相当肥大，走路时裤腿从一边到另一边摇来摆去，就像大象的长鼻子一样，相比之下，他们的头却显得很小，面相完全是娃娃脸；一双双大手垂吊在胳膊的末端，仿佛他们的胳膊几乎不堪承受那一双双大手的沉重份量。来自军舰上的水兵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来，消失在各条小街小巷里，去找寻分散在那里的酒馆。头戴白色头盔的警察尾随其后，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他确信，他一定会在稍后发生的斗殴中与他们中某些人不期而遇；在日落的炮声响起时，他会把这些烂醉如泥的家伙送回他们的军舰上去，并托付给他们的长官。

与这些士兵们打得火热的是一些吉普赛姑娘。她们系着松松的腰带，手执长杖，皮肤黝黑。一些令人讨厌的老家伙只要在某个店铺的门前停步，店主人就会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的斗篷和衣服的下摆里有着隐蔽的藏东西的地方；从城里来的犹太人为了庆祝他们的一个节日，也穿上了肥大的长袍，还戴着闪闪发亮的丝绸小帽；这儿有从英国领地来的黑人，还有留着小山羊胡子、穿着白裤子，古铜色皮肤的印度人。他们又矮又胖，看上去犹如船头的护船木；从直布罗陀来的犹太女子身穿白色的衣服，仪态端庄，完全像英国女子一样；而从摩洛哥来的犹太族老太婆则体态臃肿，气喘吁吁，用花花绿绿的头巾包着她们的太阳穴；天主教神父身着黑色法衣，新教牧师穿着紧身長袍，德高望重的拉比^①则身穿宽松的长袍，弯着腰，长髯飘拂，尘垢满身，却显露出神的智慧……整个这五花八门的世界统统被装进一个要塞城市之

^① 犹太教教士。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中译注。

中。在这里，同时讲着多种语言。人们在交谈中使用着从英语到带有浓重的安达卢西亚口音的西班牙语，却根本不用翻译。

皇家大街上不断变动的景象和过往人群不断更换的花样令阿吉雷惊叹不已。在巴黎宽阔的林荫路上，如果他在同一间咖啡馆里一连坐上六天，就能认出从人行道上走过的大多数人，因为他们总是同一些人。而在直布罗陀，虽然他并未离开它的中心大街上一块有限的区域，却每天都经历着使他惊奇的事情。整个地区好像就在它的两排房屋之间一字儿摆开。不一会儿，这条街上到处都是熊皮帽子，戴帽子的人们都是红扑扑的脸膛儿、碧蓝的眼睛、扁扁的鼻子。这是一群蜂拥而至的俄国人。港口处刚刚有一艘航行大西洋的班轮抛锚，它要把这一船人运到美洲去。他们分散到这里的四面八方，把咖啡馆和商店都挤得水泄不通，连直布罗陀的常住人口也被淹没在这股入侵的人流之中。到了两点钟，这里重新恢复了它正常的情况，重又出现了警察的头盔、水手的帽子、摩尔人的缠头巾，还有犹太人和基督徒。那艘船在加煤之后已经航行在海上了。就这样，在这个堪称欧洲入口的城市里，在这个世界的东西方进行交流的必经之路上，一天之内，不断有一批又一批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的人乱哄哄地匆匆来去。

随着夕阳西下，山顶上闪过一道微弱的亮光，隆隆的日落炮声警告那些没有获准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到了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了。夜间巡逻队穿过街道，短笛和军鼓伴着英国人钟爱的民族乐器低音鼓，奏起了军乐。一名满身大汗的体育家用两只手敲着鼓，挽着袖子，露出他臂上强健的二

头肌。走在这后面的是圣彼得，这位带护兵的官员拿着城市的钥匙。此时，直布罗陀与外界已没有交往了，大门紧闭。它转向为自己规定的祈祷活动，在宗教中找到了晚餐和就寝前消磨时间的一种极好办法。犹太人点燃了犹太教会堂的灯，歌颂耶和华的荣耀；天主教徒在大教堂里数着他们的念珠；从那按照摩尔人的风格修造的、形同清真寺的新教教堂里，传来由管风琴伴奏的童贞修女们的声音，恰似来自天国的窃窃私语；穆斯林们聚集在他们领事的住处，诉说着他们对真主的永无止境和千篇一律的敬意。在那些由于新教徒虔诚地戒除放纵而开办的不卖酒的餐馆里，不喝酒的士兵和海员们饮着柠檬汽水和茶，忽然又唱起动听的圣歌，歌颂犹太人的上帝——他在古代曾指引犹太人穿过沙漠，如今又指引着古老的英格兰漂洋过海，以树立她的道德准则，建立她的商品市场。

宗教充斥了这些人的生活，竟达到胜过国籍的地步。阿吉雷知道，在直布罗陀，他不是个西班牙人，而是一个天主教徒。至于其他人，虽然大部分是英国臣民，却很少想起这种地位，他们用教义的名称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阿吉雷在走过皇家大街时常在一家印度百货店的门口歇脚，管理这个店的是一个名叫加穆尔的印度人，来自马德拉斯。阿吉雷刚到这里的那几天，曾从店主人那里为他在马德里的堂姐妹们买过几样礼物，她们的父亲是一位年事已高的全权公使，是他帮助阿吉雷当上了外交官。从那以后，阿吉雷路过这家店时，总要停下来和加穆尔聊几句。他是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脸色发青，又黑又亮的胡须像海豹的胡子似地从嘴唇上翘起来。他那双温和、含泪的眼睛——就像一头

羚羊或某个被摧残的低级动物的眼睛一样——那么亲切地望着阿吉雷，仿佛是在用一块柔软的天鹅绒抚爱着他，他用西班牙语和这个年轻人交谈，在带有安达卢西亚口音的话语中夹杂着大量少见的术语，这些是他在旅行中从远方的语言中学到的。为了现在雇用他的这家公司，他跑遍了半个多世界。他带着疲惫的神情，说起他在好望角、德班、菲律宾、马耳他的生活。有时候他显得很年轻，但其他时候，他的五官都皱在一块儿，又显得很老。他这个种族的人好像是不会老的。他以一名流落他乡者的忧郁声音，回忆起他遥远的、阳光明媚的国家；那条伟大神圣的河流；那些头戴花冠的印度姑娘她们身段苗条优美，在厚厚的、缀着宝石的短上衣和亚麻裙的裙褶之间露出了被晒成古铜色的腹部，就像大理石雕像一样美。呵！……等他攒够了回那边去的钱，他肯定要把他的命运与一位大眼睛、散发着玫瑰香味、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姑娘的命运联在一起。在此之前，他在西方人中间生活得就像个苦行僧。这群心术不正的家伙，他愿意和他们谈生意，但避免其他一切不必要的接触。呵，回到那边去！决不能死在这远离那条神圣河流的地方……当这好奇的西班牙人问起远方那块光明、神秘地方的情况时，加穆尔向他表述了自己的内心愿望。这个印度人说话时，痛苦不堪地咳嗽着，脸色变得比平时更暗，仿佛在他古铜色皮肤下面循环着的血液都变成了青色。

有时候，阿吉雷会如梦初醒，自问在直布罗陀干什么。他原打算一到这里就立刻乘船出发，可是自从他到达这里以来，已经有三艘大船通过海峡开赴大洋洲了。他听凭它们开走，却假装不知道它们到过这儿。由于始终无法知道他此次

远航的确切行程，他写信给他在马德里的颇有影响的叔叔，含糊其辞地说他得了一点儿小病，所以暂时延误了行期。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在来到直布罗陀的第二天，阿吉雷一起床，就怀着任何初来乍到者的那种好奇心，透过房间的窗帘向外张望。天空中阴云密布；这是十月的天空；不过很暖和——闷热潮湿，表明这里邻近非洲海岸。

他注意到，在相邻的一栋房子的平平的屋顶上，有一个古怪的建筑——一个用苇席搭成的棚屋，顶上覆盖着绿色的树枝。在这很不结实的棚屋里，透过它色彩鲜艳的帘子，可看出有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屋顶上还挂着一盏老式吊灯……这些人真怪，他们有房子，却愿意住在房顶上。

旅馆的侍者在收拾阿吉雷的房间时，解答了他所有的提问，直布罗陀的犹太人正在过节，即圣所节。这是一年里最重要的宗教庆典之一。圣所节是为了纪念古代以色列人长途跋涉穿越沙漠，为了纪念他们受的苦，犹太人须在露天吃饭，在一个仿照其祖先的帐篷和茅屋的圣所里进餐。其中比较狂热的信徒、那些恪守古代习俗的人，则站着吃饭，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好像吃完最后一口饭就马上要继续登程。主要街道上的犹太商人们把棚子支在屋顶上；在比较贫穷的地区，人们就把棚子支在院子里或畜栏内，只要是看得见天的地方就行。那些极度贫困、住在简陋的破棚子里的人则被请来与比较有钱的人一同进餐，用这个被仇恨和残害所压迫的民族的手足之情来保持其坚强的团结。

阿吉雷看到的那个棚屋是老阿博布父子的。他们是经纪人，他们的店就在这条皇家大街上，只隔着几个门。这侍者

在说出阿博布(父子)的姓时，带着一种迷信的敬畏与仇恨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穷人们在觉得对财富的占有不公平时就会产生这种感情。直布罗陀的人没有不知道这父子俩的；在丹吉尔、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也是如此。这位先生没听说过他们吗？儿子管理着这家的生意，不过老子仍然参与，以他年高德劭的仪态和老年人的权威主持着一切。在犹太人家庭中，这种权威可是十分绝对和神圣的。

“您只要看看那老头儿就行了！”侍者带着他安达卢西亚的口音接着说，“白胡子一直垂到他的腰。要是您把它泡到热水里，就能泡出来至少满满一水壶油。他几乎和那老拉比一样肥得流油。拉比就是犹太人中间的主教……但是他很有钱。金子是大把大把的，英镑多得用铲子铲；可是您要是瞧见他在街上做买卖的那间小破屋呀，就会大吃一惊。那只不过是一间穷人的厨房。他好像不可能在那儿存下那么多的钱。”

早饭后，阿吉雷回房找他的烟斗时，看到阿博布的全家都在那棚屋里。他模模糊糊地看出在靠里边的饭桌上主人的满头白发，看出在他两侧倚在桌布上的胳膊肘和人们的裙子和裤子。不过只能看见这么一点儿。

有两个女人来到房顶上。她们都很年轻。她们朝着旅馆窗内这好奇的家伙瞥了一眼，就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似的。在阿吉雷看来，阿博布的这些女儿们算不上漂亮。有许多谎言被风俗所承认，被时间奉为神圣，未经调查就被接受下来了。阿吉雷不知道人们大肆宣传的犹太女人的美貌会不会又是一条这样的谎言。这姐妹俩的大眼睛有着牛的眼睛的那种美丽，水汪汪的，睁得很大；